

2012年度 公益財団法人交流協会フェローシップ事業成果報告書

台湾観光の二つの歴史
—戦前と戦後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海外旅行

国立陽明大学人文與社会科学院

蘇碩斌

招聘期間（2012年7月1日～7月29日）

2012年8月

公益財団法人 交流協会

研究成果報告書

報告人：蘇碩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研究主題：台灣觀光の二つの歴史——戦前と戦後における日本人の海外旅行

一、前言及研究主題

自古以來人類社會都有旅行，然而前現代旅行的空間移動是具有苦痛性質的經驗、非大眾的活動形式；唯有進入現代社會，空間移動才成為常民生活世界的愉悅活動，這也就是「大眾觀光」（mass tourism）的意義。

旅行（travel）與觀光（tour）有必要區分，亦即，當「旅行」演變為「觀光」，才開展其現代社會學的意義。現代「觀光」出現的歷史關鍵，則被認為始自十九世紀中葉的英格蘭，因為第一條商業鐵路的運轉、Thomas Cook 第一次「鐵路團體旅行」的創辦、以及第一個旅行社的成立。這種團體觀光旅行是布爾喬亞、乃至普羅階級（而不只是貴族）都參與的社會活動，和 17、18 世紀「前現代的」貴族子弟周遊各國的教養旅行（Grand Tour）相對比，不僅僅是旅遊形式、規模的改變，也意含現代社會時空結構之劇變。

不過，國際的觀光涉及跨國的兩種人們之視線交錯。戰後西方觀光客大量進入第三世界消費觀覽，很多是起於過去國家殖民經驗而殘留、重塑的異地印象，因此，具有殖民歷史國家的觀光發展，是相對於西方先進國家的現象（Britton, 1989），van den Berghe（1984）更指出，觀光客（tourist）和被觀光者（touree），應該視是一組對偶的概念。從這樣的角度切入，或可重新檢視臺灣在 1930 年代殖民時期的觀光史實。

本次研究計畫，關注「台灣觀光社會成立」的歷史過程。我過去曾經以社會學的觀點摸索過一些台灣的工作及休閒時間結構、觀光建設，以及台灣人的海外旅遊等題目，過程中，另外發現到台灣在戰前及戰後的觀光發展，並不是由台灣社會或台灣人獨自支撐而成立。也就是說，在日本統治殖民中期（1930 年代）以及戰後初期（1960 年代），都曾經出現「日本人到台灣旅行熱潮」，也都在台灣觀光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1930 年代台灣島上的觀光，主要就是日本人的活動。日本人並不只限於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還包括由日本渡海而來的日本人，也就是所謂的殖民觀光。過去的相關研究（如曾山毅、呂紹理）曾提出兩種理由。第一，認為 1910 年代起臺灣鐵道部已經系統性地整備交通，1920 年代再利用附屬機構推廣觀光，1930 年代在台灣建設了「觀光空間」；第二，認為 1920 年代台灣總督府平定島內政治動亂、希望展示統治成果，所以 1930 年代在台灣建設了「展示文化」。但是這些理由並不足夠。我認為，還必須考慮日本在歷史上出現的「昭和 culture」，以及其帶動的海外觀光心理。

二、本次交流的成果

日本人來台灣觀光的活動，在二次大戰期間一度中斷。但在 1965 年後日本開放「國民海外觀光」之後，日本人又再度成為台灣觀光活動的主角，並且連續 45 年成為台灣觀光客人數的第一位。這個時期的日本觀光客，來台灣的時空背景已經完全不同於 1930 年代。相對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嚴格要求人民「勤儉生活」，日本到台灣享樂的大量觀光客，就形成了特殊的社會對立。我認為，戰後日本富裕社會帶動的文明契機，重新發展了一套殖民時期的心理動機，值得進一步探討。也就是，台灣雖然已不是日本的政治殖民地，但在 1960 年代卻透過休閒娛樂工業，造成了另一種文化殖民的關係。

就過去的相關研究（如曾山毅、呂紹理），主要的解釋有兩個。第一，認為 1910 年代起臺灣鐵道部已經系統性地整備交通，1920 年代再利用附屬機構推廣觀光，1930 年代在台灣建設了「觀光空間」；第二，認為 1920 年代台灣總督府平定島內政治動亂、希望展示統治成果，所以 1930 年代在台灣建設了「展示文化」。但是這些解釋應該並不足夠。我認為，在歷史上還必須思考日本進入「昭和文化」的社會驅動了海外觀光的心理動機。

我關心的這些問題，都與台灣觀光研究有密切相關。但是，目前在台灣並沒有相關的資料，因而必須在日本本地蒐集統計資料及歷史文獻。例如對 1930 年代起就一直推銷台灣觀光的《旅》雜誌，以及日本的勞動及休日法規等資料，都無法在台灣取得，透過這個學術交流的機會拜訪擁有重要館藏的日本學術機構及圖書館，包括日本交通公社的「旅の図書館」的《旅》及《ツーリスト》、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的《海》、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東京大學法學部明治新聞雜誌文庫等機構，收穫很大。

我之前試圖指出殖民時期的臺灣被日本「觀看主體」建構為「觀看對象」，因而發展出一條早熟的、但朝向現代觀光的路徑，衍生出 1920 至 1930 年代的大量觀光活動。透過這樣的社會學式探究，希望能重新理解 1930 年代觀光史，並對臺灣觀光、休閒社會的進階研究，提供更具體的討論基礎。

三、材料及現象分析之一：異國觀光的代用品

1970 年代初期以色列的觀光社會學先驅 Erik Cohen 指出跨國觀光的不均衡特性，並認為「當今隨興而至的觀光客，將可完成他們祖先的工作——同樣是來自西方的旅行者、征服者、殖民者。」而隨著 1973 年社會學者 Dean MacCannell 提出「被演出的本真性」(staged authenticity) 概念、以及人類學者 Valene Smith 於 1977 年編選的《主與客》(Host and Guest) 書中十二個例證揭示的原住民與觀光客之緊張關係，「異國觀光」的侵略性內涵更加廣被注意。

由異國觀光乃至殖民觀光的概念，確提供了理解臺灣在 1930 年代時期觀光發展的重要視野；但應注意的是，以殖民地主義的一般概念來理解 1930 年代臺灣的觀光發展，

不能忽略臺灣殖民歷史的獨特性，尤其是臺灣社會在殖民的 1920 年代大量豐盛的本地人旅遊活動，更應給予適當的解讀，而不宜全盤套用殖民地主義的概念。在分析之前，先對 1930 年代時期臺灣觀光史的相關研究成果略做評述。

本計畫訪問期間，曾與曾山毅教授深入討論其專書《植民地臺灣と近代ツーリズム》中蒐羅的豐富材料，及以「旅客輸送機關」為中心進行交通史描述之外，如何能更具理論意義地發展新觀點。這裡特別要注意，曾山教授以景點介紹、宿泊設施、山岳蕃界等各種有關「旅行目的地」的記載，指出 1930 年代臺灣已形成了具有觀光規模的觀光空間（頁 176-234），其中所謂觀光空間，意指「連結旅行目的地或觀光對象地的空間」，曾山毅認為殖民地臺灣的觀光空間，「雖具有清國而來的連續性，而日本統治所帶來的交通基盤的整備、助長旅行的經濟活動之興盛等作用，才出現近代觀光的旅行空間。」（頁 181）但同時也不能否認，1930 年代臺灣觀光內含的兩面意義：一方面，臺灣史著作雖都意識到鐵路、觀光設施是殖民時空的產物，但卻未充分呈現臺灣觀光在殖民主義下的被建構意涵；另一方面，殖民主義論者所討論的被建構意象，雖可解釋觀光設施的起源，卻無法說明 1930 年代臺灣（與峇里島迥異的）大量本地人旅遊現象。這種兩面現象，我認為是臺灣殖民主義下獨特的「早熟式」現代觀光社會進程。

在過去交通機構的討論基礎上，我試圖以日本人的角度為出發點，探討日本人在 1930 年代及 1960 年代兩個不同時段的旅遊經驗。但這次的訪問研究中，1960 年代的歷史材料仍然闕如，蒐集不易，因此本研究成果主要將以 1930 年代的資料分析為主。

《旅》雜誌是日本旅行文化的重要歷史線索，最早出現於大正 13 年 4 月，最早的發行者日本旅行文化協會，副標題是《日本旅行文化會々報「旅」》，1927 年 1 月起發行機構改名「日本旅行協會」，此後維持數十年，直至 1988 年 6 月發行機構才又改名「日本交通社」，亦即一般熟知「JTB 日本交通公社」，至 2004 年才脫離日本 JTB 系統，改由「新潮社」發行。

日本旅行文化協會創辦《旅》雜誌的起始年代 1924 年，正是引領日本走入近代的明治時代即將結束，亦即日本內部政治穩定、文化昇平的昭和時代即將開啟之際。這個時期日本不僅大幅建置了本國的觀光文化，不過卻限制海外觀光（outbound tour）的自由權利，因此，位居海外、但實屬本國殖民地，包括臺灣、朝鮮／滿州，就受到重要的期待。

本計畫以臺灣為主要的關懷。臺灣的鐵道營運從 1908 年起，一直成長到 1920 年代即已達到穩定化，因此，觀光機構在 1930 年代密集出現，就是起因於這個結構因素。臺灣的觀光機構，最早可溯自 1908 年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在縱貫線通車後設置的「旅客係」（旅客課），1912 年又有日本國內的「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即 Japan Tourist Bureau，簡稱 JTB）設立臺北支部，並成立服務外國人為主的刊物《案内斡旋》。所謂的「案内斡旋」意即資訊提供服務。初期發行目的是服務外國人，1930 年代才出現「在臺日本人」為服務對象的《案内斡旋》但這兩個機構並不很活躍，直到 1924 年東京「日本旅行文化協會」成立、並在臺灣設立 12 個案內所，規模才開始增大。觀光機構的密集出現，是到 1930 年代：1931 年臺灣總督府成立「國際觀光局」、

1934 年「日本旅行協會」成立臺灣支部、1935 年出現「臺灣旅行俱樂部」，1937 年鐵道部運輸課下設「觀光係」。

是以，研究臺灣觀光的發展，甚實必須由 1920 年代日本大眾觀光文化的出現作為歷史成因。日本民俗學者柳田國男在 1927 年發表了一篇〈旅行の進歩と退歩〉文章，指摘當時的日本丟棄過往痛苦意義的「旅」（たび）而轉向享樂式的「旅行」（りょこう），是因為出現了全新的「新文化」。這個始於昭和時代（1926 年開始）的享樂旅行新文化，根據白幡洋三郎的補充分析，指的其實就是由「招攬外國人到日本旅行」轉變為「推動日本人去旅行」的過程。

日本的觀光就是如此模式。根據有山輝雄的考察，1870 年以後西歐出現了環球旅行者（global trooper）熱潮，Thomas Cook 開辦的第一個跨國旅行團（英國出發前往歐洲大陸）、甚至是環球旅行團，也正是在 1872 年。白幡洋三郎亦曾指出，歐美這一波向世環球移動的觀光活動，也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產業，亞洲第一個現代國家日本，也相應在此時出現對應的機構，即明治 26 年成立的「喜賓會」。

白幡洋三郎考據的歷史指出，喜賓會表面上是民間接待外國賓客之組織，但其實也承擔官方外交的任務。大正元年（1912）在官方色彩的日本鐵道院主導下，日本郵船、東洋汽船、帝國飯店、南滿鐵道、朝鮮鐵道、臺灣鐵道等單位共同出資，再成立一個新的半官方機構，即前文提及的「日本觀光組織」 ” JTB ”。JTB 的任務與喜賓會互相重疊，因此當喜賓會於 1914 年即解散，JTB 即全部承受其職員及業務，主要工作為促銷日本觀光、免費向外國旅客提供鐵道旅行資訊，會務花費則全由會員募集支付。隨著 1929 年日本中央政府在鐵道省之下成立「國際觀光局」，負責「外國人觀光客誘致」的業務，JTB 也就更加成為純粹的市場營利機構。1924 年日本鐵道省又主導設立「日本旅行文化協會」，集結了 1910 年代以後出現在日本的各個旅行俱樂部，協會的副會長即是 JTB 幹事長豬股忠次，具有鐵道省的外圍團體的意味。「日本旅行文化協會」的最重要工作在於宣傳，主要活動則為發行月刊《旅》。

四、材料及現象分析之二：《旅》作為勸誘異國觀光的中介

《旅》這個月刊的內容，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是充滿濃厚帝國主義意味的，而且自創刊開始，就積極推動日本國人赴「日本本土」以外地區旅行的，因此在尚未開放旅遊其他國家的條件下，殖民地旅遊就成為重要時尚活動。在 1924 年 4 月《旅》的創刊號上，就有全頁版的南滿州鐵道廣告，號召觀光客：「旅行シーズン来る！朝鮮へ。満州へ。支那へ。」

同年 7 月號又出現「臺灣鐵道部」的全頁廣告，12 月號更有「日本旅行文化協會」主辦的「臺灣周遊募集」廣告二大頁。「日本旅行文化協會」在 1926 年改稱「日本旅行協會」，並於 1934 年與 JTB 合併，兩單位合併後的名稱是假名及漢字併記的「ジャパン・ツーリスト・ビューロー（日本旅行協會）」，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中止經營，1941 年改名「東亞旅行社」，1943 年再更名「東亞交通公社」，戰後 1945 年再更名「日本交通公社（ジャパン・トラベル・ビューロー）」，2001 年再更名「株式会社ジェイティービ（JTB Corp.）」，現為日本、甚至世界最大的旅行代理商，員工逾一萬二千人，

營業額占日本旅遊市場四分之一（白幡洋三郎，1996: 47-48；JTB 網頁 <http://www.jtb.co.jp/soumu>）。確為盛極一時的觀光機構，也是具體而微的日本觀光社會變遷的縮影。

從接待外國人到日本的「喜賓會」，到促銷日本人赴殖民地旅遊的「JTB／日本旅行協會」，日本大眾觀光開展一個榮光時期。這個伴隨著大正結束、昭和來臨的觀光機構榮光時期，是柳田國男所稱的「新文化」轉向時期，是日本體會到觀賞旅行可以帶來經濟利益的時期，也是「觀光」一詞首度出現在日本的時期，而大致也就是臺灣的鐵道觀光機構開始大量出現的時期。在日本新文化的社會脈絡下，日本的觀光策略納編了臺灣。臺灣與日本才會在1920至1930年代那個經濟社會條件差距極遠的狀態下，觀光事業竟巧合地發達於同一時期。



圖 1：1934 年及 1936 年臺灣鐵道部在《旅》刊登的廣告

在這個脈絡下，前述 1924 年「日本旅行文化協會」成立所創刊的雜誌《旅》，以推廣殖民地旅遊即是其重點，在其上的宣傳稿上看到射向臺灣島的火車、看到火車內坐著三個著傳統中國清裝的女性乘客（圖 1），配上文案：

新高峰在晴朗天空下聳立 椰樹梢在陽光下輝映 水牛在淺流中安睡
遠方祭典的音樂 木瓜的甘甜香味 總是引誘我的夢
夜 在月下蕃社杵歌中 繽紛灑落朱紅櫻花

在這個宣傳廣告當中，美景的臺灣與實體的臺灣分離，構築成為誘引觀光客的視覺對象，也就順理成章了。

五、材料及現象分析之三：《鐵道旅行案内》作為勸誘異國觀光的中介

1930 年代臺灣誘引觀光客的風景，大致也是「被視覺消費納編而成為風景」的人為創造過程。日本人發動風景建構，時間約與前述觀光機構之出現同時，工具則是 1930 年前後的大量文宣，其功能，就在於將人、事、地都轉化為值得觀看的對象。臺灣鐵道部發行的旅遊手冊《臺灣鐵道旅行案内》是重要的內容。

1930 年代中期臺灣的旅遊文宣，最具代表性的是《臺灣鐵道旅行案內》之編印發行。此一小冊最初原型是 1908 年發刊的《臺灣鐵道名所案內》。《臺灣鐵道名所案內》顯然是配合縱貫線鐵路在 1908 年 10 月通車而出刊的旅客指南，因此大篇幅刊載營業時間、票價、班次、如何轉搭私鐵、到站後乘坐轎或人力車的資費等，並未介紹任何觀光景點。而後大正二年（1912）臺灣總督府鐵道部再發行《臺灣鐵道案內》，內容大致沿襲前一版本《臺灣鐵道名所案內》，然隨著官設鐵道的開發，增加介紹阿里山鐵道平地部分、臺東線等；大正五年（1916）鐵道部再出版《鐵道旅行案內》，1930 年更改書名《臺灣鐵道旅行案內》，每隔一至五年重新編集改寫，直至昭和 17 年（1942）最後一版，前後至少刊行了十二個版本。

這些版本包括：大正五年版、大正十年版、大正十二年版、大正十三年版、昭和二年版、昭和五年版、昭和七年版、昭和九年版、昭和十年版、昭和十三年版、昭和十五年版、昭和十七年版。其中除了昭和十五年版是由「日本旅行協會臺灣支部」編輯發行、昭和十七年版由「鐵道部編纂、東亞旅行社臺灣支部發行」，餘均為鐵道部編集發行。

這些分別以三種不同書刊名稱、三個不同出版機構的十多個版本，雖然篇幅差異頗大，少則 100 頁，多則 351 頁，但內容其實都是以增刪減補的方式延續編寫，不過，不同時期還是可以看出階段性的差異。

在各個版本當中，共通皆有的是鐵道的營業資訊，而差異最多的，則是各站的介紹內文、以及土產的介紹。在早期發行的版本（如大正二年）當中，對各站的介紹篇幅並不多，而且限定在產業（煤金礦場、製茶工廠、製糖廠等）、殖民建設（神社、官衙、水源地等）、宗教廟宇。比較大的階段性差異，應該是發生在昭和 5 年（1930）以後。昭和五年版的《鐵路旅行案內》，首度出現大量對臺灣當地歷史、地理、社會、習俗的介紹報導，各個車站簡介中，也大量增加鄰近景點描述（例如城市公園、近郊山景、海水浴場、溫泉等）。這些內容顯示，臺灣漢人生活的人、事、物，較前一階段更大量的被納為「風景」；但相對的，在《案內》中介紹的日本殖民建設景點，也同樣大幅增加，而且增加的比例比臺灣本土景點還要更高。

曾山毅的著作曾有過統計，昭和 16 年版的景點有 247 個，其中屬於殖民建設的只有 7 個（2.8%），而至 1942 年版景點共有 681 個，屬於殖民建設的有 96 個（14.1%）。

大幅改版的昭和五年（1930），一個貫穿日本、臺灣觀光的特殊年代，在此又再次浮現。如果繼續觀察《鐵道旅行案內》的寫作，這個年代積極進行觀光文宣所設定的讀者是誰，應不難理解。在這個脈絡下，臺灣作為風景建構對象的意義，可以從《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內容看得更清楚，以下僅就臺灣可察考的版本中篇幅最多的昭和 5 年版《臺灣鐵道旅行案內》，分析其內容構成。

昭和五年版總頁數為 351 頁，介紹景點 571 個，雖較昭和十七年（1942）版的 681 個略少，但昭和十七年版因正值戰時，很多觀光景點其實是由產業機構「灌水」充當。因此昭和五年版實為《鐵道旅行案內》的決定版。

昭和 5 年版所佔篇幅最多的還是各站介紹，但本版的最大特色，毋寧是首次出現的臺灣社會介紹，標題為「異國的な臺灣と臺灣人の習俗—臺灣早わかり」。不僅是在標

題明示要「早わかり」，標題中的「異國的」三字旁邊，還特別標音為エキゾチック，也就是英文的 exotic，其實日文中原就有「異國的」之漢字表述，一般發音為いこくてき。觀者是誰不言可喻，擺明就是給日本人使用的旅遊指南手冊。

手冊一開頭先是稱頌總督府一番，描述如何成功去除臺灣的障癘、各界如何驚訝欽佩，接著第一部分介紹「多變的地勢」、「有趣的氣候」以及衛生、產業、交通等歷史地理基本資料，第二部分則以臺灣人生活樣式為觀賞對象，包括風俗、蕃人、家屋、結婚、葬禮、祭祀、宴席，並附有出席宴席時的餐桌禮儀，甚至提醒「出席臺灣人的宴席要特別注意的是，不可以不等主人邀請就動筷進食，不可以把菜盤就口……。」

這些資訊，應該都不是本地旅客需用的。書中最後附錄的「臺灣土產品」，也在昭和 5 年版首度出現，這個版本只有兩頁，簡單介紹一些臺灣特產（如樟製品、鹿角、銀製竹筏），在屢屢強調「臺灣特有」的介紹詞中，呼應開頭的異國風情，清楚表達這種對象性。「臺灣土產品」在昭和 17 年（1942）版中已擴張到五頁，其中一款「臺灣家屋小箱」介紹詞更能表達消費異國的典型：「讓臺灣旅行者留下印象的臺灣紅色小屋模型、可當擺飾物，放置一些小物也很合適，售價 1.50 圓」（頁 203）。

1930 年代中期的臺灣，觀光設施並不是（在西方模型下）相應於島內社會結構而發生，而是相應於日本的社會變遷而被打造的；是以，勃興於 1920 至 1930 年代的旅遊活動，也應解讀為臺灣社會在殖民歷史中、以「被觀光」為基礎的而形成的早熟性觀光社會形態。

六、結語

根據 1930 年代臺灣特殊發展歷程，才能更掌握戰後現代觀光形成的社會意義。我的研究興趣是「台灣觀光社會」的歷史過程，以往主要研究台灣社會本身的觀光建設，以及台灣人的海外旅遊，並把重點放在台灣休閒時間的結構，以及觀光人口的形成。但在研究過程中，卻也查察到台灣早期的觀光，並不是台灣社會或台灣人支撐而形成。也就是說，日本殖民中期（1920-1930）以及戰後初期（1950-1960 年代），「日本人到台灣旅行」對台灣觀光社會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觀光活動，最重要的主角其實是日本人。

日本來台灣觀光的活動，在二次大戰期間中斷，但在 1965 年後，日本觀光客再度成為台灣觀光活動的主角，並且連續 45 年維持入境旅客的第一位。這個時期的日本觀光客，來台灣的時空背景已經完全不同於 1930 年代。因此，原來的「觀光空間」、「展示文化」論點也不再適用。相對於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嚴格要求台灣人民「勤儉生活」，日本人大量的來台灣觀光，也就形成了特殊的對比。我認為，這個時期的日本觀光客，也必須思考戰後工業發達的日本社會驅動的心理動機。

前述很多問題原本受限臺灣館藏有限而難以深入回答。藉由交流協會的協助得以赴駒澤大學、東京大學（本鄉校區及駒場校區）、國會圖書館、日本交通公社「旅の図書館」、東京大學法學部明治新聞雜誌文庫、東洋文庫等機構，取得第一手的資料及歷史文獻，相關資料僅在此呈現基本狀況，更細緻及深入的分析，將在日後持續完成。